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林春

档案春秋

打造《大唐贵妃》 唱响《梨花颂》 ——梅葆玖为实现父亲的梦想而奔走

□ 马信芳

《大唐贵妃》首演时梅葆玖已经67岁,体能和嗓音虽在逐渐衰落过程中,却从来没有在舞台上露出任何破绽,声音显得不嘶不懈,圆润厚实,这是出于他的技术能力和艺术智慧。根据他的要求,在行腔过程中加了一些合唱作为复调,此类女声伴唱往往出现在高音区,有此音色上的补充之后,整体呈现出来的声音显得饱满而富有新意。

“梨花开,春带雨;梨花落,春入泥。此生只为一人去,道他君王情也痴。天生丽质难自弃,长恨一曲千古谜,长恨一曲千古思。”

这是《大唐贵妃》主题歌《梨花颂》的歌词。“长恨一曲千古思”,《梨花颂》引导观众反思历史教训。

《梨花颂》虽是歌曲,却句句是京剧,而且是梅派。全歌7句词,作曲家出于结构需要,在第六和第七两句之间,经过多次阻碍终止,使得乐句得以扩充,避

免了短促之感,起承转合,一气呵成,处处有章法,完整而严谨。

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,梅葆玖很注意吸收西洋美声唱法的经验,改变传统的梅派发声术,使之更适应自己的嗓音。果然,他在将近80岁时表演《梨花颂》时依然珠圆玉润。

梅葆玖生前对于《大唐贵妃》有两个愿望,一是由它代表梅兰芳的艺术体系光鲜地走向世界舞台,二是能够让各地的梅派传人学演、普及。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举行海内外梅兰芳艺术会演,当时的市长汪道涵为之题字——“梅开世界”。梅葆玖把“梅开世界”寄希望于《大唐贵妃》。因为梅派艺术所呈现的那种中正平和、通大路的境界,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,而梅派艺术发展到今天则以《大唐贵妃》里的《梨花颂》为代表。

随着《梨花颂》流传越来越广,梅葆玖先生对《大唐贵妃》的自信心也越来越足。他把这段唱

腔视为自己的代表作。他说,梅派有形式上的规定性,但这并不表明它凝固不变。其实梅派艺术本身一直是在不断创新和完善的。他告诉大家,比如《太真外传》“赐浴”一场戏里的“反四平”唱段,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出来时,就是新腔,是“移步”了,不也传唱到了今天。当年的“移步不换形”和今天的“旧中出新,新而有根”是一以贯之的原则,这反映了京剧艺术的发展规律。

全国政协开会时,梅葆玖曾多次提交关于重视京剧流派艺术传承保护工作的提案。梅葆玖还呼吁关注青少年传统文化素质培养,通过让孩子练毛笔字、学习繁体字、多听多唱京剧等方式,使优秀传统文化走进青少年心田。

梅葆玖戏称众多兄弟姐妹中只剩他一人“唱独角戏”了。不过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对父辈以及梅派的致敬与承袭,是他的欣慰。他对我说,“虽然如今我的

44个弟子中胡文阁是硕果仅存的男旦,但这是时代使然,我并不怨天尤人。我培养了40多个弟子,父亲的艺术没有断层,将来上天跟我们老头儿也好交代了,我敢说,对得起父亲。”

梅葆玖生命的最后几年频频南下,为《大唐贵妃》复演而奔走,经常利用出镜机会宣传《梨花颂》。2014年上半年,他去了维也纳金色大厅,带领众弟子唱响《梨花颂》。下半年到美国巡演《梅韵》。2015年先后去了俄罗斯和日本。在这些活动中都唱了《梨花颂》。2016年开完两会后,他立即着手北京京剧院的《大唐贵妃》立项工作,亲自申请资金。然而,就在此时,他突然倒下了,再也没能站起来。2016年4月25日,永远离开了观众。但是专家学者、新老演员们没有忘记这位为梅派艺术不停奔走的大师,以演好《大唐贵妃》,唱响《梨花颂》,来告慰梅葆玖先生的在天之灵。(全文完)

书画艺坛

卢增贤

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、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上海书画院签约画师、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理事、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常务理事。



- ① 现代岩彩画
《思念满溢》
- ② 工笔重彩
《江山如画》



冰球的乐趣

□ 徐汇中学 胡曦然

配合。眼见他将球传给队友,然后抓住防守人两旁的空隙,加速、过人、接球,一记大力抽射,那球就像离弦的箭一样,“嗖”地划出一道射线,直挂球门死角,瞬间掌声响起。教练将视频跳到了结尾,比赛最后,虽然韦恩·格雷茨基的队伍还是输了,但在赛后的记者发布会上,他却指出他们的配合是完美的,并没有沮丧的神情。

而此时,我在脑中反复思考,我打球的乐趣是什么?那球场的灯光,照进了我的内心,驱散了心底的阴霾——享受过程,而不是

看重结果,这就是打冰球的乐趣。

下半场,我开始享受打冰球的过程。我开始不断地传球、跑动、接球之后再去射门。每次得到球后,我观察队友的跑位和对手的站位后再组织进攻,不是一再地突破,而是找准一瞬间的机会将球传向队友跑位方向。队友朝着防守人两旁的空隙加速,过人、接球、调整、一记大力抽射,球精准地从门将的空隙进入球门,在场的人都庆祝起来。在这样的配合下,我们反超了比分,赢得了比赛。

冰球,不是一个人的运动,而是一群人的运动,其乐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体验到的,而是要不断探索。

清明雨上,艾草青青;冬至萧杀,落叶飘零。这两个节气是国人祭祀亡灵、寄托哀思的时间节点。曾几何时,农村祭扫,鞭炮声惊破墓园的宁静,纸钱灰烬在山林间飘散;城市祭扫,一些市民用粉笔在马路边、小区内公共道路上画地为圈,焚烧纸钱,埋下火灾隐患和损坏市容环境。当环保理念与古老习俗发生碰撞,文明祭扫,自然成了时代要求和对生死观念的深度重构。

如今,城市各大陵园墓区严禁烟火祭扫,一束鲜花、一封信笺、一顿亡灵生前爱吃的简餐,甚至一只生前酷爱的玩偶和一段音乐等,成了表达哀思的象征。有的在墓区APP上还开展了数字祭扫活动;一些AI爱好者,还将亡灵生前照做成动图,让其复活得“永生”;一些庙宇也将纸钱焚烧炉作了环保改造,无烟、降噪、降尘、定人定时焚烧成了新的标配。

死亡从来不是讳莫如深的禁忌,而成为了生命教育的大课堂。

在这追忆亡灵、寄托哀思的时刻,我们应大力倡导文明祭扫,积极构建开放、包容的“哀悼共同体”,如企业可推行“缅怀假”,让员工静心追思;学校可开展“生命教育课”,让孩子理解人生的每个阶段的潮起潮落,积极面对人生;社区可设立“追思角”,鼓励居民分享逝者生前动人故事……

总之,“慎终追远”的古老命题在时代大潮冲刷下,我们必须重新诠释。让我们将手中的纸钱换成鲜花,将震耳鞭炮换成静默追思,让思念如涓涓细流,让生命的乐曲起伏跌宕,更具张力。

文明祭扫、在心而不在形
殷志军

